

編號「C124C」黑貓任務(下)

· 蔡盛雄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



每趟任務出去，動輒牽涉到三至五百人，蔡盛雄教官表示，「我當然要全力以赴，達成任務」。

返國後，我正式成為黑貓中隊的一員，先後兩次受令起飛，兩次都是往南飛向越南，但是事後美方均改成訓練，所以這兩次出任務都不算。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隊長王濤指示我熟飛，之前的經驗知道即將出任務，通常出任務前三天會先熟飛，所有任務命令均來自美方，除有專人向高層面報任務內容，所有任務僅美、臺雙方極少數人知道。

四月九日進行任務提示，提示包括天氣預報、行進路線、偵照目標、偵照項目……，很冗長。美方強調航線避開了中共地對空飛彈佈署陣地，在此之前，聽說每一趟任務提示時，

美國絕口不提中共飛彈部署情形。他們明白告訴我國C-130飛行員，中共地對空飛彈射程在航程之外，由於事先無法掌握中共飛彈部署情形，致中隊裡多位學長先後駕機執行高空偵照任務時，遭中共地對空飛彈奇擊，例如沈宗李教官曾在青島附近遭遇米格二十一鑽升奇襲，王濤教官在浙江外海小島遭三枚地對空飛彈攻擊，邱松洲教官同樣也曾遭地對空飛彈攻擊。

除了任務提示，出任務之前必須要寫信，我寫給我的母親，交代一些事情。規定任務前一天不得外宿，必須住在基地裡。四月十日，美軍專屬的BAR間有晚會，我應邀前往，一名醫官隨時跟在我身邊，我走到哪裡醫官就跟到哪裡，如影隨形，監視我跟誰交談，說了什麼話。

在我的眼裡，死並不可怕，但是等死最可怕。明天出任務，今天開始等待，我必須擔負明天這趟任務的成與敗，身心壓力大。我深知任務沿途會有來自中共的威脅，也知飛機爬到七萬呎高空時極易熄火。任務從起飛



民國三十四年，穿著飛行服與母親、大哥蔡正雄、二哥蔡久雄、三哥蔡建三在上海的泛黃黑白合照，是蔡盛雄教官珍藏的童年記憶。

到回來，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支援。明知道明天的任務是走在生死邊緣，但是基於對國家、對空軍不變的忠誠，我義無反顧，這趟任務我必須去，能否安全返航，我把決定權交給全能的天父。這一晚，輾轉難眠。

四月十一日預計上午九點起飛，五點半起床準備，簡單漱洗吃過豐盛的早餐，走進作戰室任務提示，這時方知這趟任務編號「C124C」，將飛抵山東半島榮城，沿魯、蘇兩省沿海至上海返回，執行高空偵照任務。

任務提示後開始著裝，穿壓力衣、戴頭盔並不輕鬆，頭盔壓在頭上，一個小時還能忍受，兩個小時就像有根釘子釘在哪裡。C-130飛行員穿的

衣服完全比照太空人的規格，非常細微的角度都要經過丈量。我們每趟出任務來回十幾個小時，長時間飛行，衣服如果不適合是很不舒服的，所以C-1飛行員穿的衣服是針對每一位隊員量身打造。據我所知，每件飛行衣至少兩萬四千美金起跳。

接著吸純氧，過程一個半小時。起飛前必須吸純氧，因為飛行員在超過五萬呎以上的高空，關節會產生氮氣，氮氣如不排除，會產生像洗潔精一樣的泡沫，泡沫多了，關節會痛，就像中醫說的血氣不通，這時人容易昏迷，吸足氧氣，能幫助排掉氮氣。

上午九點整，坐進編號〇五三號C-1駕駛艙，在桃園基地二三跑道頭待命準備起飛。黑貓中隊是美臺最高機密，起飛前，跑道保持全面淨空，C-1享有優先起降權，我在起飛前後都不能跟塔臺有任何聯繫，地面彼此溝通全部透過手勢，起飛後只能在即將從臺灣東部空域轉向大陸前，透過無線電與地面管制室簡短說暗語。暗語需在地面時先行溝通，當我說：「XXXX」，表示可以順利飛往任務地點進行偵照；如果說：「XX」，表示有狀況要返航。」

九點五分，我駕駛這架C-1在二三跑道由北向南起飛，起飛後向東，

將飛機拉高至五萬呎，繼續朝琉球方向，我說了句：「XXXX」，便不再發話，保持緘默，繼續爬升至七萬呎並左轉朝山東半島目標區飛去。

C-1的翅膀很長，翅膀內裝滿燃油，若兩邊機翼的燃油供油不均，極易造成機身偏斜。高空中的偵照同時我得努力讓機翼保持平衡供油，機翼平衡了機身才會平衡，爲了保持平衡，我在駕駛座前方放了一枝鉛筆，參考鉛筆是否傾斜來修正並保持飛機的平衡。另外，C-1的速度若過慢會失速，如超速則會解體，飛機能容忍的失速和超速間的差距只有十五哩，所以飛行過程中，必須全神貫注保持飛機平衡，速度不能過快也不能過慢。C-1飛機很難駕馭，要穩穩的駕馭它就得要非常謹慎地操作它。

高空中的，除了單調的引擎聲和氧氣護罩裡自己的呼吸聲，再也沒有其他聲音了。平飛之後，望向窗外藍天，萬里無雲，感覺離天父很接近，彷彿隨時可以觸摸天父。我朝著魯、蘇兩省沿海方向飛行，這趟任務範圍極廣，涵蓋山東最東邊的榮城到上海，爲避免行蹤曝光，飛行途中，我始終保持無線電靜默，不發一語。C-1雖有預警系統，但是沒有武器，坐在駕駛艙裡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隨時注

意下面是否有米格機鑽升攻擊。除了米格機，還要隨時注意是否有來自地對空飛彈的奇襲，一旦遇有中共飛機或是飛彈，唯一活命的方法就是設法逃回來（戰轟機只要摧毀目標就算達成任務，偵照機則須帶回照片才算完成任務）。

我的任務是執行高空偵照，七萬呎高空溫度是零下六十至七十度，相機在這個樣急凍溫度下是無法運作的，所以在偵照前，我得提前四十分鐘開機，先將固定在機腹下方的相機加溫，相機鏡頭大小是九百一十釐米，有很高的解析度，能四十五度角傾斜照相。偵照機使用的底片像一個連續的盤帶，有兩個底片卷，一個裡面有底片，一個是空的，透過機械轉動，快門不停的閃動，能將任務航路左右兩側各一百英哩範圍內地面景象全部





一九七四年黑貓中隊解散前，我國飛行員與美國U-2飛行員、技代合影，為十三年來中美空軍合作畫下句點（蔡盛雄教官為後排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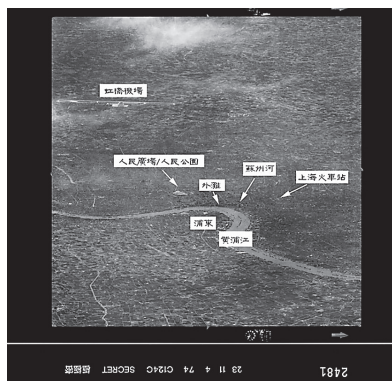
入鏡。C-1攜帶的底片非常長，能連拍九個小時不間斷，因此，每一次任務拍攝的底片寬九英吋，長八千呎，換算是二點五公里。據說美方將拍回來的底片洗成相片，攤開來像萬里長城這麼長。美方要求很高，相片中的主體與任務提示中的偵照點，距離相差不得超過三公里，所以每一趟任務都必須很精確的從目標區上空通過，並且精準的執行偵照。

抵達目標區山東榮城，左轉，南下，沿途以H相機斜式進行空照，航路自山東半島往南到上海沿海一帶，途中，經過童年時曾經生活的上海，用下視鏡清楚看到上海一側的嘉興，那是黃榮北學長出任務時被紅旗飛彈擊落的地點，心裡很難過，我無暇多想，專心飛行要緊。下午近兩點鐘任務圓滿達成，於是返航。飛機從七萬

呎高空到地面，過程前後四十分鐘，小心謹慎地算好速度慢慢下降。因為無論超速或操縱錯誤，嚴重時翅膀會斷掉，飛機會解體。

下午兩點四十五分降落桃園基地，落地前，美方人員早早便在跑道頭等候，飛機甫停妥，他們便登機將所有偵照底片與參數悉數取走。這趟任務從起飛到落地，飛行時間五小時又四十分鐘，全程兩千餘海里。

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中旬，陳懷駕駛C-1機首次深入大陸執行高空偵照起，每一趟任務，黑貓隊員是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深入大陸偏遠地區，為美國人賣命。後來因中美雙方調整政策，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范鴻棟教官深入大陸執行高空偵照後，C-1偵察機自此便不再直接飛進大陸，改採大陸沿岸十五海里外飛行，並採取傾



解密後，國外友人特別找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蔡盛雄教官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出任務當天拍回來的底片，複製給他作紀念。

斜式照相執行偵照。

在七萬呎高空看世界是個很奇妙的經驗，窗外萬里無雲，能看到很遠的地方。七萬呎高空，除了C-1沒有其他機種能在這樣的高度保持平飛，所以不可能有飛機跟我們平飛，每一趟任務都是獨自一個人，靜悄悄的起飛、靜悄悄的回來落地。

當年C-1所拍攝所有七萬呎高空的偵照底片，均被美國與我國列為極機密檔案，始終未曝光。美國於二〇〇五年解除極機密檔案，四年後的二〇〇九年我國解除極機密檔案，二〇一八年七月至九月空軍於岡山航教館舉辦「黑貓中隊回顧」展，國外專業朋友特別找出解密後，這張我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出任務當天拍回來的照片，複製一份給我。

乍見這張照片，心中百感交集，時間過得真快，當年出任務時我三十



蔡盛雄教官珍藏的紀念硬幣，文字說明在七萬呎高空之上的黑貓中隊飛行員所具備的三個特色：孤獨、沒有武裝、勇敢無懼。

